

## 六如偈

葛 芳

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

——《金刚经》

## 1

司文育喝了一碗张师傅烧的肠肺汤后，浑身来了精神，嗓子不禁亮开来。摆足势头，正想开唱的时候，对面的格子窗开了，司文育看见陈家洛缩头缩脑往外探了两眼。司文育赶紧将身子往后一瞥，藏在墙后。

果然，陈家洛咳嗽了声，脸色黄中泛了层红，像油布伞上笼了层桃花。他身后走出一个女人，司文育眼尖，一下子就认出是他徒弟桂月。

她怎么会在那里？大白天的，晌午，两人能做什么呢？司文育暗自好笑起来：陈家洛的云川旧书店角角落落全是灰，说不定还会爬出一两条蛀虫，白白嫩嫩，吓得桂月惊跳起来。一个书蠹头，连挑个地方也不会，四十多岁还是老童子一个，委实冤枉了——

“我有点渴。”桂月在发嗲。虽然隔了一个戏台，司文育还是能偷听到他们的言语。

“我泡碧螺春，喝完茶，我们去——”后面的声音很低弱，也有可能被陈家洛吃进肚里，两人在吃吃地笑，司文育听了倒像有一百只虱子在内衣里

乱窜。

他自己在抓心挠肝，对面二人却正正经经落座，喝茶，谈笑，不觉店里来了客人。

司文育的评弹书院白天并无多少人迹，要接近太阳偏西，陆陆续续客人不断，他会亲自上阵，穿好长衫，戴上眼镜，小三弦一拨，就唱开了。

女徒弟桂月，平时总是急急忙忙从评弹团赶过来，也顾不上给先生小孩做晚饭，手忙脚乱化妆，拿琵琶上场，唱一些听不厌的名段如《钗头凤》《宝玉夜探》《庵堂认母》。司文育晓得她，她是一半看在铜钿面上，一半是真喜欢唱评弹，有时一唱唱到夜里十点，苦的是小孩，没有娘管教督促。

司文育的儿子司斌算是废了，他一想到这，就唉声叹气，好好的，非要在手臂上刺青，跟着一帮小混子给镇西的万隆赌场看场子。怪他司文育自己，那个时候评弹团改制，他一看在团里呆着没有希望了，狠狠心辞了职，和一些人到外地走穴，乡镇茶馆嬉笑一片，乡下人只爱听黄段子，司文育插科打诨，十八般武艺都拿上来了。赚了一些，回来开书院，才发现小孩的学业荒掉了，不仅这样，性情也变得蛮横、古怪、浪里浪气。司文育劝过他几次叫他回来在书院倒茶斟水，洒扫一番，这样文气过日子，岂不好？

司斌头颈耷到一边，司文育拿他一点办法也没有。

傍晚开唱前，桂月回来了，她换了一件藕荷色旗袍，粉施得有点重。两人喝完茶去了哪里？书店门上了锁，日光晃晃的，像只银盘，还下了几滴太阳雨。司文育嫌雨下得不密，雨如果像珠子般连缀滚落下来才好呢！他点了支檀香，不晓得两个人会去哪里。这好像是陈家洛故意逗着他玩的，单单吃下个地名，好让他猜去。

也有人好奇，时不时向他询问“怎么对面云川书店的陈老板还是光棍一条？会不会有暗疾？”

他神乎其神笑了，也不能说坏了别人：“暗疾没有，倒是有三分寿。”

“寿”是吴方言，痴头怪脑的意思，外地人听不懂，还需要他再解释一番，他来劲了，说：“有一次，陈家洛到我书院听评弹，看见女演员长得漂亮，眼乌珠差点掉在地上。听就听了，他还非要不停往前挤，想看得再仔细些，结果，把我书院的玻璃桌撑坏了。”

众人笑得前仰后合，说书人一开口就是不一样。还有人添油加醋，再描述一遍，一时，他的书院满是男人狭促的嬉戏声。司文育不说话了，一抬眼皮就看见上好锁的云川书店在月光下黑漆漆、乌洞洞，像个幽怨的女子，很不满地瞅着他。说到底，陈家洛比他司文育血统高贵，他出生于没落书香世家，太爷是同玄镇上的举人老爷。陈家洛的毛病，全痴在书上。

## 2

三天后，司文育又去喝肠肺汤。张师傅的肠肺汤，是同玄镇上的一绝。他佐料仅用盐和味精，小米加步枪，一点也不花哨，烧出的汤稠如白玉，形似牛奶，色纯味鲜，老主顾是一拨又一拨，吃了还想吃。

司文育撞上了汪道士。汪道士脚穿云袜十方鞋，身上不伦不类套了件青黑色T恤。他一进门就嚷，额上两眉之间的肉瘤抖了几下，司文育知道他有话讲，急忙喝了几口汤洗耳恭听。

汪道士却如司文育说评话一样卖起了关子，不紧不慢端上一碗肠肺汤，咂摸得有滋有味。

这臭道士！司文育心里嘀咕骂了他一声。人模狗样混上了道教协会会长的位置，就把自己很当回事，谁不知道当年你游手好闲，跟在你老爹屁股后面念经磕头，专门到白事人家混饭吃？还真是风水轮流转，混混吃吃，吹吹打打，念念经，竟也摇身成了能上天入地的法师？

司文育递上一根烟，马屁还得拍好，猫有九条命，这汪道士说不定能轮回出若干条命呢？现在他可是镇领导眼里的红人。五年前马镇长给他父亲选阴宅，亲自把汪道士迎请到家里算风水，

只见他一掐指，一皱眉，再用拂尘抖几下，好了，选中了地方。不久马镇长被调到市里，官运亨通，连升三级。风水选得好，祖上有阴庇，这不能不归功于汪道士。一时，求签占卜者趋之若鹜，做官的，想往上爬；做生意的，想发财；甚至有些为寒窗苦读学子奔波的母亲都求到汪道士。一句话，他是红得发紫，就连他住持的镇南九仙观也修缮一新香火旺盛。

汪道士剔牙，牙齿黄渍渍，一看就是老烟枪。

他侧身问司文育：“你啊晓得陈家洛带女人出去是同房不同床？”

一只苍蝇飞过来，想在汤碗边站住脚。司文育猛地挥手过去，差点打到汪道士的肉瘤，那是他法师的象征，碰不得。

司文育想，哪个女人呀——莫非是桂月？

汪道士指了指张师傅院落里的芭蕉，芭蕉上承着一串晶莹的水滴，司文育不解其意，倒看见青空中飞着一只鹞鹰。他想汪道士真是玄之又玄，有话就摊开来讲好了。

“桂月男人一直在外面跑生意，她成了干柴一块——你做师傅的不是最清楚吗？”汪道士压低声响，吭哧吭哧笑起来。

苍蝇一不小心失足跌在了司文育的肠肺汤了，黑白相间，格外鲜明。司文育什么表情也没有，把汤碗推开，任苍蝇挣扎。

“——他们去了哪里同房？”

“不晓得。”汪道士恢复了一点二十年前的痞性，眼神吊梢像被屋梁上的椽子牵着一根，“她只是等，干等，那位仁兄悠闲自在坐着不肯有动作，说了半夜的废话，到了天明两人都觉得没有什么意思了。桂月怨恨，名声被他带出去坏了，索性就趁此描描黑。”

司文育沙糠喉咙突出一口痰，这次喝肠肺汤的感觉和上一次相比，差了一截。和尚道士最势利，他现在也成了一条狗，跟着这道士一起势利——汪道士存心在说坏陈家洛。这点拐弯抹角的恩怨司文育最清楚，当年汪道士好吃懒做专门

白相的时候，陈家洛花300元钱，从他手上换得一本他老爹珍藏的明刻本《老子道德经古本集注》。如今，这古书的价钱飙升直上，市场价两万元。汪道士眼睁睁看着自家的宝贝在他人处闪光，出家人又不能巧取豪夺，也不方便到处宣讲，倒成了心病，隔三岔五会想上一回，觉得很对不起老爹。

天快要下雨了，窗外的芭蕉叶静静地垂着头，一动也不动。

桂月早走了，天气不好，几乎也没有什么客人。只有一对大学生模样的情侣，叫了杯绿茶，索索淡淡的夜气，像菊花失了魂一样开得没滋没味。司文育拿起小三弦，独自唱了曲《林冲夜奔》。算是免费，赏给这对小情侣听去。

真下雨了，细细簌簌，司文育还没走。他不想走，他看着对面的格子窗，想那句“同房不同床”的情境。

### 3

桂月住的双眉弄在同玄镇也算是一个景点。

双眉弄也称姐妹巷，是从嘉庆年间保留下来的。据说王老板的太爷爷是个有情义的阔佬，娶了两姐妹，所以特地设计了一条幽深曲折的弄条，两房各在左右。二女同伺候一夫，姐妹又情深，所以随老爷高兴，愿意上哪一房就哪一房，并无芥蒂。甚至能听到老爷微醺的脚步声以及对面房内嬉笑声，独守孤灯的一房也没有闲气好生，依然和和气气，真正是好。

到了王老板手上，老祖宗的产业少了三分之二。王老板做陶瓷生意，经常要去宜兴、湖州等地。王老板是一个髭须全无、下巴如鹅卵石光滑的男人，一点也没有他太爷爷当年的雄性，连说话也有点女气。他喜欢听昆曲，偶尔唱上一段，尖细嗓音如丝竹咿咿呀呀，逢这个时候，桂月就要双脚跳，无可奈何从双眉弄这头摇到那头。

王老板最近诸事不顺，装了一车货，好好行进着，高速上莫名其妙蹿出一只野猫，他方向盘

一打滑，好了，车子撞到防护栏上，陶瓷品刹那间呼啦啦成了碎片，他额头磕在挡风玻璃上，还算好，只是一些皮外伤。

高速上怎么会有野猫呢？他下车一看，猫被他的车轮碾得五脏六腑全都挤压出来，五颜六色竟似浓油赤酱，着实可怕恶心。尤其是猫的眼睛暴突，像要向他索命一样，吓得一向胆小的王老板呜呜直叫。

王老板受不起惊吓，回到家就躺倒在床上病了，前思后想，觉得有邪气缠绕在身。怎么办呢？桂月也头痛，理不出头绪，只牵记他想喝碗肠肺汤，就无声无息，像朵莲花飘到张师傅店里。她到张师傅窗下的盆里掐了几根葱，又绕着八仙桌转了一圈。恰巧看见汪道士，她对他合掌，汪道士却单掌弯腰，说了声“无量天尊”。

桂月绿豆色裤子紧绕着屁股，像要一锤子坐到地上的样子。

“——今晚去唱曲子吗？”汪道士问。

桂月气喘喘地说：“不了，夜里出来，怕狐狸精，晚上睡在床上也还会怕，把头钻到被窝里，也不顶用。”

肠肺汤店里的四五个男人笑了，其中一个指着汪道士对桂月说：“有狐狸精怕什么，汪道士最会驱鬼，你何不请他效劳？”

桂月默笑，并不接话。她端了一碗肠肺汤出门，风摆流一样走在街上，她的身材骄人得很，生了孩子还照旧风光，为此镇上的闲人专门编了几句顺口溜：

螳螂屁股蜜蜂腰，  
胭脂面粉一天要搽好几稿，  
高跟皮鞋脚上套，  
走一步还要绕几绕。

只可惜那书蠹头不领情，桂月真正头痛的是这个。她记得那天自己脸上画得十分入时，水盈盈的眼睛，顾盼中流着风情。她拢了拢眼前的刘海，袅娜走到陈家洛身边。他看见她颈背上的绒

毛，像碧螺春茶刚刚生出的嫩芽，在雾里轻轻摇摆着。他定了下神，回转过来，沏茶。

桂月说：“你给我开讲一下《道德经》呢！”

桂月嘴里含着的香气几乎喷到陈家洛的脸上，他笑了，哼哼两声，他自然不会说——跷起二郎腿，眼神飘飘忽忽看着桂月，他没喝酒，但似乎在借着酒力，他的手臂环绕过去，刚好搭得着，摸到了桂月的腰。

“要死了——”桂月扭捏着笑骂道，“没想到，你这个人也是五颜六——”

陈家洛大笑，如同末路英雄林冲面对苍茫大雪很夸张地笑了几声，她居然用评弹的缩脚韵来嫖他色相。于是渐渐大胆起来，想摸她的奶子，被她一把推倒在椅子上。

“呸！还真来劲了！当老娘什么人了一——”

两人撩拨得很是火候，像是真刀实枪即将要开战了。陈家洛却突然冷却下来，将碧螺春茶泡了又泡，正襟危坐，开讲《道德经》，他说老子骑着青牛在山谷间转悠，忽然明白有一个浑然一体的东西，先天地而存在，就像太阳月亮一样。月映千江，月照万山，月上中天……天涯与共、周而复始。陈家洛讲着讲着就刹不住车了，眼神、手势、语言组合在一起，形成了另外一个气场。

桂月十分后悔自己提到《道德经》，又奈何不了他滔滔不绝演说的过程，只能耐下性子静听，听到后来，只觉嗡嗡嚶嚶，似有几十只苍蝇在打旋，围着旅馆里鹅黄色壁灯乱转。眼涩、耳乏、唇干的她，伏在靠垫上竟睡了过去，等到早上醒来，发现裤袜都好好的紧贴着自己的身体，上面还暖烘烘地盖着一条蚕丝被。陈家洛坐在另一张床上，眼目清亮，冲她微微一笑。

桂月恨死他了！气咻咻收拾好自己的东西，也没说话，一溜烟跑出去了。雾气蒙蒙地流淌，很快将她刘海也濡湿了。她越跑节奏越快，像一只惊慌失措的鸭子，被主人追赶着，然后“扑通”一声出其不意地往河里一跳。

夕阳橘红色一团，斜射到古戏台柱子。

古戏台左面是陈家洛的云川书店，右面是司文育的评弹书院。同玄镇一些上了年纪的人会私下谈论，说戏台一到夜间就有股阴气流动——连吹在身上的风也阴疹疹的。这事，要怪马市长。马市长就是当年同玄镇的马镇长，自从他被汪道士点化官运亨通，成为分管旅游的副市长后，第一目标就是全力打造千年古镇同玄镇，把原本在运河边上的古戏台搬到胭脂街，说这里资源集中，好开发。

领导一声令下，三百多年的古戏台就挪了身。

唯独陈家洛拍手叫好，司文育觉得他最拎不清。果然马市长提出胭脂街作为景点单独收门票，50元一张——司文育急得双脚跳起来，普通百姓谁还会来听评弹？谁还会来吃张师傅的肠肺汤？谁还会来胭脂街装裱书画？跨一道门槛就得交50元门票钱，谁吃得消？陈家洛偏偏还在叫好，司文育怀疑他脑子是否进了水？暂且不管，联合其他商家告到省里，牛牵马帮，才把收门票一事给扛住了。

司文育成了出头椽子，把马市长得罪得可不轻。幸亏汪道士，他和司文育是从一块长大的赤卵弟兄，不愿看着他倒霉，因此出入马市长家中时，有事没事说他两句好话，才算把这点恩怨化为乌有。

司文育心里放不下。月亮在乌青色的天空化成一道细细的眉毛后，他就托了几样供品和一只香炉，弯腰到戏台底下摆放起来。全鸡，全鸭，一盘水果，三炷清香，两根蜡烛。又找来一个蒲垫，双膝跪下，连磕三个响头。

阿弥陀佛，菩萨保佑！

这古戏台原来都有土地公公、土地娘娘罩着，怎么能随随便便把它们移来移去呢？不是司文育要吓唬陈家洛，他真看见七月半夜里，有白

影子在戏台上闪过，好像还披着一袭黑发，蓬松着，等到他回过神时，只发现古戏台一片灰白色，浮满了水雾，湿气一阵阵飘上来，黏到他的眼镜片上。蜡烛烧剩半寸长，奄奄一息闪着淡蓝色的火焰。

陈家洛倒是百无禁忌的模样。月上柳梢头时，书店门当啷早就上锁了，陈家洛的脸看上去像唐僧，饱满、圆润、平静，很少见喜怒哀乐。他住在双眉弄对面的鱼行街，旧式小阁楼，司文育去过一次，木楼梯走起来咯吱咯吱响，河边阿婆刷马桶的声响能听得一清二楚。

陈家洛和司文育关系挺好玩，忽近忽远。兴致来了，会拿上几瓶花雕酒切半斤牛肉，喝得脸红脖子粗称兄道弟。可多数时候是不热络的，他们隔着戏台冷眼瞅对方，格子窗朦朦胧胧，男人、女人的影子能分辨得很明晰。

这几天同玄镇的雨总是不断，看天边黑沉沉的，又像要挂下来的样子。

陈家洛夹了一只皮包急匆匆回家，包里有他新搜集来的清刻本《牡丹亭还魂记》。快到鱼行街不远的转角处，突然冒出来两个壮汉，黑魆魆，看不清样子，他们竟拔出拳头劈头盖脸向着陈家洛猛打，皮包也被他们拽掉了，扔在树下。并不是醉汉撒泼——陈家洛这一点还是能辨别得出，他捂着脸求饶——两壮汉也不看中他皮包，眼神瞄都不瞄，只是对着陈家洛的屁股、胸膛狠揍，也不放话，七八分钟以后，扬长而去。只剩可怜的陈家洛摸着肿胀的腮帮子，一瘸一拐往前走。

刚踏进家门，雨点子就噼里啪啦紧跟着来了。陈家洛漱了漱口，吐出来全是血水——他肯定得罪了谁，那人明摆着是要收拾他的样子！陈家洛戚戚然横躺在床上，琢磨了半天也没有得出个究竟，哎！肩胛、肋骨、屁股、大腿，随便哪一处都在隐隐作痛，他蜷缩着，只求睡个囫囵觉，可哪做得到！

陈家洛探不出原因，就觉得心慌——又不便跟人多讲，犹豫了几次，走到司文育的评弹书院，两人拔了根烟，互相寒暄时，只见司斌冲到店里，

也不多说话，翻开抽屉想找钞票。司文育拍他头颈，他回过头，轰轰声呼吸。陈家洛见他满头是汗，断不是有什么好消息，果真，他憋了几分钟，对司文育开口——“爸，我把小丽的肚子弄大了，要上医院，他爸还揪着我的衣领说，要我陪青春损失费。”

“才多大呀你！”司文育是热血冲脑门了，“十八岁的小童鸡，你竟去搞大人家的肚子？你还本事大了去！”

司文育跨出大门，随手拿了只花瓶往门上用力一砸，使劲喊道“滚！滚！你给我滚出去！”

司斌跑了，陈家洛坐着也全无滋味，把烟灰弹掉，出门。

街灯泛出淡紫的光辉，一只麻雀在地面上跳跃。青灰色的雾一团一团，夹着些桂花的香气，从戏台边流过来。

## 5

寒流忽然到了同玄镇，才近黄昏，天色已经沉暗。青石板条上几条野狗冷飕飕蜷着身子走路。卖海棠糕的、梅花糕的、臭豆腐的，却是热闹起来，一盏灯前忙碌着一个师傅，吃客不少。

桂月打来电话给司文育，请假，说团里要到上海演出，半个多月，要师傅另外找个搭档，别误了生意。司文育急得团团转，像只专门捕捉自己尾巴的野猫，一下子还真没了个主意。倒是对门的陈家洛，晓得事情原委后，联系了一番，第二天就把一个专唱丽调的妙龄女子请来。

女子叫小隐，功底不错，一曲《杜十娘沉箱》将唯利是图的猥琐男人骂了个痛快。她柳眉倒竖，兰花指微翘，博了个满堂彩。看来客人是喜新厌旧的，司文育舒了口气。对陈家洛也敬重了几分，发誓从此再不在背后说他任何闲话了。

小隐气色沉静，不似她的年龄。名字也起得好，有可能是高人所赐。她懂古琴茶道，白天在一家茶室兼职。陈家洛认识她是因为她买了他的古书，他只收了她二折的钱。陈家洛就是这样，

一碰到知音，会头脑发热，将书连带卖给别人，买的人自然对他也留了好印象。

小隐寡言少语，但凡客人点了曲子后，落落大方弹起琵琶，嗓音更是清亮婉转，如黄莺出谷。唱完，她背上双肩包，有时到陈家洛书店坐上一刻钟，陈家洛像是特地为她守着，凄凄寒寒没有一个客人，他也呆到夜里十点多钟。两人出屋，青石板高高低低落下他们的皮鞋声。小隐住在同玄镇北的舅奶奶四阿婆家。

搞不清了，司文育摇摇头，从胭脂街到镇北足足要走半小时哩！

寒意越来越浓，司文育打了个喷嚏，心想，陈家洛也真是个好情公子，对女人有十足的耐心，只是不晓得事情的收场为何往往是竹篮打水一场空？

胭脂巷地面黏黏湿湿，微微地泛着污水光，踩在上面有点滑。有一户人家的公鸡，竟不分黑夜白昼催叫起来，一声长一声短。

司文育想起了桂月，前一阵忙着小赤佬的事情，忙得晕头转向，也没有偷眼瞧徒弟，他仍然在揣摩那句话的含义——“同房不同床”，什么意思呢？两人亲热了，但没有好；或者止于最后一步，隔纱观景；又或者是陈家洛双手推开，只需臆想便也够了。司文育看见他们俩脸红耳热说话的样子，看见他俩轻悄悄地枕头锁扣上，他差点问出来“你们要去哪里？”

陈家洛倒像是个没事的人了。额头上新添了一处疤痕，他对人只含糊解释，说头撞到水缸上——缸破了，水也流了，他的额头也挂彩了。旁人只笑他蠢。最近书店生意不是太好，房租也快交不出，他转念把收藏的《老子道德经古本集注》在网上拍卖掉，垫了一年的亏空，略有盈余，他又欢喜了。

瑞兽香炉青烟缭绕，这香原是陈家洛到苏州寒山寺请来的，由僧人按照一定的药方研制而成，因此，闻着，不仅心域开阔，对身体也是有一定疗效。他特地赠了一小盒给司文育。

小隐唱完评弹去了云川书店，司文育跟脚

过去。

“抚一曲吧。”陈家洛对背着古琴的小隐含笑说道。

小隐也憨笑，喝了一开茶后，就拨弄起《渔樵问答》。陈家洛细细一听，果真，弦声袅袅，轻微深远，和青烟相合，大有远离尘俗的雅意。

“琵琶有红尘俗相，古琴却是清和条畅，小隐能奏出这等沉稳之气，可见是有一定功力了。”陈家洛放下茶杯，缓缓说了一句。

两人相视而笑，像万紫千红笑着春风一般和煦。把一旁的司文育听得竟接不上一句话，只是暗自惊诧眼前这两位的人际。

## 6

桂月从上海回来时乘着一辆黑得锃亮的高级轿车。人从车上下来，还没来得及站稳，汽车喷了几口尾气，“刷”地消失了。

她脸上没有一点血色，白寥寥的。人也提不起精神，很有心事的样子，司文育只怕她家里有什么短缺，小心翼翼问她情况，她并不说话，几秒钟的功夫就走了神。

莫非是她家王老板赌瘾犯了，小麻将一晚也会输上个三四千元，天天这样，谁吃得消？司文育看着徒弟犯愁，一时也有点郁闷，毕竟口传心授，师徒感情还是挺深的。他想如果她提出来，他定会帮助她应急，只千万别气坏了身子。

那一晚桂月唱得有气无力，不少客人临走时向司文育挤眼睛，连续几日听了小隐的唱腔，感觉桂月的声音竟像一碗混浊的隔夜茶，暗红里渗着烂绿霉色。

桂月自己也清楚状况，簌簌落落眼泪掉下来。司文育慌了，让她坐下喝茶，问她，只说身体不太舒服。司文育说“明日你就继续休息吧，这里不打紧，有人可以顶的。”

桂月欲言又止，司文育从抽屉里拿了五千元给她，她急忙推辞，司文育说“哎呀，你还当不当我是你师傅？你的心事我一眼就能看清的。”

她推得更厉害了，眼泪、鼻涕糊糊地一堆，一点没有往日的伶俐清秀。

既不要钱，又止不住哭，司文育真正没了主意。桂月哭够了，也甚觉不好意思，头发蓬乱了，眼泡肿了，不明白的人走过还以为是司文育欺负她。她细长手指撩起发丝往耳朵背后一卡，神思恍惚，往古戏台边晃过去。

桂月虚移脚步，免不了偷眼看云川书店的情况。那里黑漆漆一片，料是早就锁门走人了。听说，陈家洛无故挨了一顿打，额头上落了疤痕——她心头一紧，怕是被那个人听去了什么风声。又不好明问。只恨这书蠹头心思阴晴不定，结果反遭了辱笑。——正转念想着是是非非时，腹部传来一股钻心的绞痛，桂月撑着墙壁，冷汗直冒，这一阵子总是这样，莫非她也同王老板一样，夫妻双双中邪了？

光阴一转，不觉已到了农历十二月初一，还没到过年时节，同玄镇一片喜庆，张灯结彩，街头巷尾全挂起了红灯笼。卖牛肉的、高粱酒的、花生瓜子的、麦芽糖的……也都在铺架上扎起了暗红色绸面布条。原来是马市长的老太太高寿80岁，马市长请客——请了全镇60岁以上的老人都来喝寿酒，还承诺每个老人会领到500元的红包。

寿酒铺子从张师傅的肠肺汤店一直排到司文育的书院前。临时的木屋搭建，却也显得精致，灯笼、红烛、对联、熏香、圆桌一样不缺。老人们早早修好了面，换上干净衣裳，拜过老寿星，坐在木屋里喝茶聊家常。很久没有这样的感觉了，最好再来一段评书，三国、水浒、岳传，都可。

司文育一睁开眼睛就忙乎了，马市长让汪道士捎来话，今天要来一批政府官员，最起码方圆二十里内的镇长都来赴宴，请司文育好好拿出些经典段子。

司文育一接到话就在犯愁，搭档叫谁呢？小隐年纪太小，怕见不起大场面。更何况一些老面孔是听惯桂月唱的，怕换了心里不舒服。他六神无主，挂钟铛铛铛敲了几下，时候不早，他做师傅的也只能涎着脸去请求桂月，好歹这个面子要

给了。

桂月没有上班，歪睡在床上，面孔还是无一点颜色。果然，一听司文育的来意，婉约推托，说身体还未恢复，实在打不起精神。

“桂月，你师傅我何尝不知道你身体亏着呢！可这一次，是咱们的父母官点兵点将，总要捧这个场啊！就算是帮师傅一个大忙了，我心里千万记着呢！”

一提这个，桂月的泪水就滑下来，拼命摇着头，死活不肯接受下来。隐约之间，司文育猜得了桂月的身体和妇科有关，那面相、那气色，昏昏索索，像霜打过的茄子。

他叹了口气，转身，加紧步伐找小隐去了。

司文育和小隐赶到马市长的府邸时，月融融，水漾漾。一跨进庭院，就看见寿堂前正中挂着金色“寿”字，两边挂着寿联“福如东海大，寿比南山高”——也是懂行人写的书法，学的是董其昌。

马市长并不在，说市里有重要的会议要开。汪道士做主持人，他肥厚的手掌握住司文育，重重晃了晃，很郑重其事地把司文育介绍给酒席上的官员，说司文育是评弹名家——马市长特地邀请，诸位今晚可是享耳福了！

出门的时候，司文育就听老人们在木屋里夸马市长他如何慈眉善目，如何有孝心和真心，能为一方百姓的福利考虑。现在听汪道士一忽悠，不禁回想当初自己和马市长较劲是何等荒唐。你看，人家马市长一点也不计较，还不时安排些政府层面上的客人到评弹书院听段子，热热闹闹一屋子人，政府买单。司文育唱得更起劲了。

马老太太将面颊上的肉微微往上一提，问：“你那个女徒弟呢？”不等司文育回答，她眼睛里的笑意落到小隐身上，说：“这小丫头，沉静，有气色，是个不错的苗子。”

小隐抱着琵琶，像冬天里的一团白雪，晶莹、干净，大家都有这样的感觉。听她嗓音，又像白雪在阳光下化开，叮叮咚咚流到小溪的过程，那种清脆和舒服相，真是难得。

他们唱了《白蛇传》“赏中秋”一段。

司文育含情脉脉，小隐面露羞怯，娇滴滴应和。收尾时一个唱“但愿月长明，人长寿。”另一个唱“松长青，但愿千秋百岁常相亲。”

满座人鼓掌，马老太太开心得像小孩一样手舞足蹈，一定要送给小隐一块黑玉蝉。黑玉蝉戴在小隐白皙的颈脖里，十分相配。

司文育点头颌首的瞬间，瞧见坐在里屋的汪道士，他血气旺盛，着青灰色唐装一件。六七个镇长簇拥着他，低头请教有关风水、八字等问题。他咋咋呼呼，只是起身和别人敬酒。汪道士喝酒，是全同玄镇出了名气的，脖子一仰，二两白酒下肚，他伸直双手，手指竖起，据说，酒多的时候，汪道士能将酒精从手指尖处慢慢逼出来。

同玄镇的人见识过他这一绝招，他们也相信汪道士在多数情况下是喝不倒的。

## 7

桂月连续三天水米不进，腹痛，下身大量出血。

男人王老板是一个削肩佝背的人，戴着厚得起了几个圈子的近视眼镜，脱下来眼镜颧成一条线。原本自己也病得歪歪唧唧，如今看见桂月光冲天的模样，吓得连拨镇医院急诊室三个电话。

桂月从手术室推出时，面如白纸，只觉下体被千刀万剐过一般，火烧火燎地痛。双眼仿佛涂了层胶水，根本睁不开。她听见王老板锁紧了喉结在叹气：“哎！宫外孕，竟然到输卵管里妊娠了，结果大量出血，医生说，幸亏抢救得快，否则命也没了。”

桂月恨不得买一块豆腐撞死算了。——那个人作践她的时候，要换各种姿势，仅上半年她就去流产过三次，这次好了，跑到输卵管中。那几天她身上滴滴答答，总是不干净，那人却不相信，非要把她接进星级酒店，模糊月色垂着杨柳，她哭哭笑笑，现在好了——

桂月痛苦地咬住了下唇，眉梢拧成一团，师



傅司文育也站在边上，更加不好声张。只能轻轻地噓了几声，假装模模糊糊睡着。

她隐约听见走廊里两个男人的对话：

“不是我咒她，这次宫外孕她如果一脚去了，也就省了我这么多麻烦。”

“哦。”司文育木木地接了句。

“那根本就不是我给她的种，我和医生对过日子了。——宫外孕？怎样才会得宫外孕？司老板——我翻开医书，我差点要撞墙——不节制频繁地做人工流产，会导致子宫内创伤，才会得这种劳什子病！”

“平时我想跟她房事，她一直推脱，说身上来潮不干净，说老是滴滴答答——他妈的，她就背着我——”男人气绝得回不过身来。

医院走廊里的钟健朗朗地猛敲了四下钟：——铛，——铛，——铛，——铛。

“你啊知道那男人是谁？”男人噓了一口气，轻声问。

司文育头肯定摇得像拨浪鼓“我也正想问你呢。”

“你总比我心里有数。她——是你——徒弟，多数时候在你这里——唱的。”

“——哟！”司文育咳嗽了一声，沙糠喉咙凝结了重重一口痰，说“自己女人自己当心呐，我做师傅的哪能事事过问？”

男人龇牙咧嘴，抬高了声响，冒出几乎与他平时不相配的粗话“他妈的——让我知道是哪个鸟人——我挖了他祖上的坟，让他八辈子不得心安……”

他骂骂咧咧，隔了五分钟，又呜咽起来。窗外吹了一股风，风里有桂花浓郁的甜香味，很快，吞没了男人的抽噎声，一直飘到桂月的鼻子底下。

## 8

露水好大。

司文育醒来的时候，才凌晨五点多，却怎么也睡不着了，脑子里还有晕沉感，不碍事，他在

院子里转了几圈。桂花、菊花、木芙蓉开得很精神。月亮很白，细细弯弯的，挂在西南角。

今朝初一。司文育念叨起来，忽然手脚有点慌，初一月半他都会到古戏台下焚香跪拜，今儿差点错过。幸好书院里有现成的水果等斋品。司文育头磕一下，就清醒一层。磕完三个响头，竟汗出如浆，酒意全消了——古戏台上闪过的白影子，黑发蓬松、拖曳着水袖的女鬼极有可能就是他的徒弟桂月。

桂月到底和谁好上了？还被作践得差点丢了性命？他猜不出——这个男人如今弃她不顾，她只好独自饮泣。司文育听说王老板去请九仙观的汪道士算命，汪道士拗不过，说只算一卦，算眼前的事，结果一个字“离！”不仅如此，他还说了一句瘆人的话“桂月颧骨偏高、两鬓稍窄、嘴唇薄，这种面相的人只会享夫，不能帮夫，弄到最后还会克夫。”

汪道士是个直性子人，说话并不太隐晦，也不知道忌口。听说有一次，汪道士和马市长一同听评弹，无意间发现马市长眉心窜出一粒红痣，他当众嬉笑了，说“你个赤佬，最近肯定身边有女人围着你转——”马市长立即脸色暗沉，不悦之情表露出来。其实司文育知道他说马市长有桃花运，女人缘较好，但就是因为说话不够圆融，闹了个不开心。

幸好马市长大人有雅量，不与他计较，事后照旧玩笑。桂月是马市长最关注的女演员，他就是个长辈，对评弹人才呵护备至，他摸她的头，拉着她的手，满脸含笑，问长问短。谁也没有觉得有什么暧昧不妥之处。

桂月原先也是孤僻的人，一般富家子弟调笑她都不接腔。初见马市长时，她客客气气，立起了个福，就手执琵琶抑扬顿挫弹起来。第二次、第三次，马市长过来，家长里短，嘘寒问暖，她也嫣然随和起来。后来有几次马市长专车过来接她去市里给大领导开唱——司文育事后才闻之，不免心里有股酸腐气，但想想徒弟能出秀，师傅脸上也会贴金，也就睁只眼闭着眼，只当不清楚

这事儿。

桂月有一个专用的透明白瓷茶杯，开唱之前，必定先泡一杯观音王，慢慢闻，轻轻喝，即使来迟了，规矩也不变。仿佛观音王一润喉咙，就杨柳拂面、空谷出幽兰了。现在，白瓷杯倒扣着，落了层灰，司文育拿它起来，只看见茶盘里清清楚楚留下个干净的圆印子。

天色全部放亮了。

司文育听见街上踢踢踏踏的脚步声，接着是自行车轱辘轧着青石板发出喀拉喀拉的响声。摆早摊的出来了。“荷叶包死人”——这是同玄镇上最有特色的早点，一层薄薄的面皮包着裹酱的油条，味道好得很，偏偏又是落了这样个名称，所以更加引人注目。司文育嚼着油条随意溜达时，看见了桂月。

桂月的鞋尖上绣着一株花，是桂花。

桂月的衣领上也绣着一株花，还是桂花。

桂月的这身穿着是登台演唱才需要的，如今，她靠着墙角，像一株快要萎谢的桂花，藏在山野阴湿处歪歪斜斜地露出笑容。

她说“师傅——我想回来唱，你还——收不收？”没等司文育回音，她努力挺直身板往前跨，不料一个趔趄，人栽在司文育怀里，晕了过去。

桂月在医院里注射两瓶葡萄糖水才渐渐苏醒过来，医生说她身体真是亏得厉害。

桂月对着雪白墙壁，默想了半天。“师傅——师傅——”她低低弱弱叫。

“欸——”司文育应。

“师傅——你不会嫌弃我吧？”桂月泪珠双流。

“哎，哎——你想到哪里去了！”他搓手。

“师傅——我人脏了——嗓子没脏！……”桂月抽噎着，逼出一句狠话。说完用被子蒙住了脸，只看见身体躲在下面颤颤抖抖，自我羞辱着。

“桂月，咱师徒一场，我巴不得你留下来呢！——快别瞎想，你好好将息着，养好身体，师傅等你来唱。”他想自己说的句句是真心话。

桂月这才定心，把脸别了过去，小睡会儿。

## 9

汪道士是越来越吃香了，马市长老太太寿酒上宴请的六七个镇长，现在都发展成汪道士的客人了，而且地盘扩展得越来越大，镇上做生意的大老板也都慕名来请，他们相信汪道士，认为他的预测能力是无人能及的。最神乎其神的是那一次，一个被医院劝回家病人，奄奄一息，只等着一死了，后来，家人们不死心，把他抬到九仙观，汪道士打醮焚香，结果那人从鬼门关转了一圈，活蹦乱跳自个走下山了。汪道士对着来访的客人说“明白吧，这力量是无形的。”

外头还有人说，汪道士会五雷正法，呼风唤雨、降妖伏魔，都不在话下。你们看，三茅峰上经常有仙鹤飞过，那是汪道士的法力。现在都成一个景点了，叫茅峰招鹤。

司文育笑笑，没有辩解的必要。几次来，都没撞见汪道士，只听扫地的小道士说大清早就被梅里镇的黄董事长接去了。九仙观在半山腰，山气雾气缭绕在一起，很有朦胧之意。司文育拾级而上，倒没有了离开的念头。一个人，歇歇爬爬，沿途看见香椿树叶红得像催人迷魂的葡萄酒色，他深吸了一口气。不觉，来到了三茅峰。

他站在三茅峰上，放眼远眺，感觉到身体变得很轻，云好像在他脚下了，这儿真是好地方。四方树林，青烟，风一吹过，夹杂着雾气的雨滴偶尔落到面颊上。长期在这儿居住，心宽，意淡，人也会特别寿长的。

司文育想起小时候，他和汪道士一起站在桥上“择冬瓜”，也就是光着屁股往下跳到运河里游泳。汪道士小名叫二狗，大狗夭折了，二狗就格外稀奇。二狗从桥上开始下坠时，莫名其妙有了惊慌，一偏，头撞到了树根，幸亏司文育水性好，一把摸起了昏厥中二狗，光着屁股奔跑送到村里的赤脚医生处。

二狗说：“你是我好弟兄。以后我喝汤你也

能喝汤，我吃肉你也能吃肉。”

司文育站在三茅峰上听鸟雀叫得很勤，吸了下鼻子。好久没有和陈家洛喝茶聊天，倒有几分牵记，他想不如邀陈家洛上山来一游，在山岚烟雾中走一回，人就像洗过一样，特别神清气爽。

可惜，陈家洛不在同玄镇，他去了宣城，他去寻访李白的敬亭山。司文育不晓得他是否带了小隐同去，也不便多问，只猜测同样是在访山，可能也有类似的人生感受。

果然，陈家洛在手机里说“敬亭山有一座弘愿寺，雨幕中有少有的清静。它是唐式寺庙建筑群，恢宏大气。寺庙檐角的铜铃在风中泠泠作响，十分空灵澄澈。”

司文育问“还见到什么了？”

陈家洛说“有一二僧人，雨丝中来，清瘦，双手合十，口念阿弥陀佛。来迎殿内释迦牟尼佛像十分庄严，心怀慈悲。”

司文育内心涌过一股清冷的泉水之味，洁净中有些甜。也挺奇怪，两个男人，在两座山上，交流着一些内心的东西，仿佛有点奢侈。他猜小隐是同去了，小隐说她四阿婆这两天吃斋念佛，她也陪着，晚上就不过来唱了。

三茅峰的地势西北高、东南低，有一条河常年绕着三茅峰流转，也有村民经常驾着小船捕鱼。鳊鱼、鲫鱼、鳙鱼，能捕几篓子。司文育是贪吃鱼鲜的人，宁可三日无肉，不可一顿无鱼，因此，也常有爱听评弹段子的村民带了鱼前往书院，宾主皆欢。

几日后，司文育在路上碰到了败家子司斌，见他耷拉着脑袋，像荷叶底下盖着个冬瓜。司斌侧过身子想逃，偏偏被司文育一把抓住了。司文育没声好气地数落他“瞧瞧，什么模样？就没东西好让你去学啦？”司斌说“还真是——不如去赌场有劲。”司文育挥起手掌想劈下去，想想算了，青天白日，大街上，犯不着这样穷凶极恶，转念一想，索性拉着司斌到了陈家洛的旧书店。

小隐也在。小姑娘越发显得标致了，白嫩嫩脸蛋上如涂了一层胭脂，司文育知道，那是自然

泛红，想必是宣城的山气雾气滋养了她。果然，司斌在小隐面前，规规矩矩，大气也不敢出。其实小隐也就大了司斌两岁，但感觉是隔了好几层，一个有学养有灵气，一个是冥顽不化的泥石。可司斌毕竟也是从评弹世家走出来，耳濡目染一些文人情致，所以在小隐弹奏《关山月》古琴曲时，他凝神屏息，双眼紧紧盯着小隐的纤纤玉手。

陈家洛的头发梳得很精神，三七开，发梢上好像还滴着水，可能仍浸着宣城的气息。他在吹书上的灰，一摞堆在最高处的书籍，落了很厚一层灰，他心血来潮，一一捧下来，有点没事找事的样子。司文育瞥了陈家洛和小隐几眼，突然笑了。

笑得很江湖气，属于老奸巨猾的一种，他自知不妥，“哼哧”一声收住了。开始发烟，这回不聊书法，小孩子在，也不方便谈女人，就聊绕着三茅峰流淌的小河中出产的鱼。鲫鱼、鳊鱼、鳙鱼，各色各样都有。陈家洛说“什么时候，我们去借条船，自己去捕鱼，一定也很煞念。”

小隐第一个拍手称好，司斌跟着赞成，他腼腆地笑，但也看得出陡然对生活有了兴趣。这很好，真的很好，司文育觉得今天自己这一举动很到位。

## 10

马市长派专车来接司文育和小隐，说省里文化厅的领导来了，点名要听评弹《钗头凤》。马市长的高级轿车黑得锃亮，司文育觉得眼熟，一时也想不起来哪里见过。和小隐坐在后排座，只闻到一股股香味，也不知是小隐身上的香，还是轿车里本身就有的，还未开唱司文育就有点犯迷糊。

地点在市里的一家五星级酒店，亭台楼阁，设计得极为曲径通幽。省文化厅的领导是个矮胖子，很福相的一张脸，嘴唇凹陷在脸颊之中。他说他最喜欢陆游的这首词了，伤感、无奈又悲情，哎呀，闲话少说，还是听两位名家来唱吧——

司文育微微点了一下头，凄恻动容起来，情绪酝酿得正好，唱腔更是拿捏得入味极了，转承起合，无一处不在忧思中诉说内心的情绪。再看小隐，长发，着青花旗袍，体格苗条，尤其是弹琵琶的玉手，如柔荑，轻拢慢捻，很让人痴想。

“红酥手，黄藤酒，满城春色宫墙柳。”

“东风恶，欢情薄。一怀愁绪，几年离索。错、错、错！”

“错”字恰好是入声，韵脚落在入声上，就像雨滴在瓦当上，清脆，有余韵。小隐又是能收住阵脚的人，所以，一曲终了，听者陶醉，唱者敛容收束。

包厢里设着酒席，开始觥筹交错，喝的是花雕，司文育不怕，只是担心小隐，怕她不胜酒力，恐怕会造次。

果然，小隐三杯下去后，憨态和娇态一露无遗，比刚才唱评弹的时候又多了一份情态。省领导坐在她邻位，递毛巾、夹菜，照顾得十分周到，他脸上的笑容温厚，很显长者风范。小隐身上团团香气，像笼着一朵芍药花，她侧过脸，细声慢语。

省文化厅领导的手搭过去，抚在小隐肩膀上，小隐头垂着，几乎要低到桌子上，看来真是喝多了。司文育心紧了一下，他去了趟厕所，扼了扼喉咙口，告诫自己千万不能迷糊，还好，冷水脸一冲，他醒了七八成，于是琢磨着要带小隐回去。

他说，上海有个评弹专家下午要到他书院里切磋——他多有得罪，是非要赶回去的。省领导瞥了下小隐，慢慢地托出一个“好”字。再敬杯酒，起身，道别，汽车“哧溜”一声不见了踪影。

小隐睡得像朵花。安静、娇美。

司文育摸出一支烟，心想，自己却是多有得罪了，但无论如何，这样行事，他问心无愧。

小隐在书院一觉睡到灯昏月暗，直到司斌唤她起床。朦胧间睡眼睁开，看见陈家洛、司文育和司斌，她的脸一下子红到耳根。晚饭小酌，西

芹百合加鸡头米、鲫鱼两条、白斩鸡半只、一碗榨菜蛋花汤，清清爽爽，却很诱人。四人围拢过来，不紧不慢，吃到七点评弹开唱。

第二天早上，陈家洛真的向村民借了船和捕鱼的工具。四人坐在船舱里，看见露水在远处的草上濛濛的白，时间，新鲜得像一根青草。司文育划桨，司斌和陈家洛撒网捕鱼，小隐弹古琴。仿佛到了世外仙境，青山，碧水，还有袅袅琴音，淡远而空阔。

水草气很浓郁，鱼在网兜里噼噼啪啪甩尾巴。司斌最兴奋，好像全是他的功劳，他乌黑眼珠狡黠地投向小隐，他的胸，他的背，暖洋洋得呈着一种色调——片刻地柔情聚拢过来，又紧张地逃到河水里。小隐只当没看见。陈家洛坐在藤椅上，船平稳地行进着，他抽了根烟，山光，日影，都映照在河面上，他有点入神。

谁都没有多话，安静，是此刻最好的对白。司文育放下手中的桨，任其自由飘荡，放眼看去，山更青，水更绿了。

## 11

过了两个月，桂月和王老板办了离婚手续。

桂月和王老板约定从此以兄妹相称，夫妻缘分没有，但情义还是在的，况且有一儿子作纽带。桂月的身体总算恢复过来，也找到魂，找到了神，抱起琵琶，依旧能顾盼神飞、眉目传情——司文育心中一块大石头也终于落了地，时不时到中药店抓一把人参、当归、黄芪、枸杞子、杜仲……让桂月煲汤喝。

桂月的凤眼明亮起来，又有了神气，先前的悲伤仿佛在一寸一寸地消失。

她决定择个日子请汪道士来做一个道场，好一扫晦气。那日太阳高悬，明朗无尘。桂月家中设了一个法堂，中央供着太上老君的画像。画像下面悬着八尺见方黄绫一幅。据说神仙就是在这幅黄绫上显灵。汪道士穿着红绿相配绣有瑞兽纹的天师大袍，头戴方帽，很神武的样子。邻里街

坊伸长了头颈，争相看汪道士做法。汪道士口含黄酒，手持尚方宝剑，一个个房间兜转过来，他用力将含着的黄酒喷洒到角落，挥舞宝剑，念念有词。四个小道士嘀灵灵摇着铜铃铛，齐整整地念经叩拜着。整个屋子烟雾缭绕，很有气象。

桂月拿着蒲垫紧跟着汪道士，汪道士叩头，她立即跪拜，直累得气喘吁吁，一双大奶包裹在梅红色毛衣中，也晃得力不从心了。哪晓得还要磕头，紧三下，慢三下，桂月歪斜着身子，差点要倒到汪道士身上。汪道士扶了她一把，汪道士的手掌阔实宽大，热乎乎的，竟像汤婆子，桂月虽疲倦却感觉到了一些亢奋，她男人的手一向出冷汗，且瘦弱细长如同鸡爪。

桂月细看汪道士，但见他脸膛上抹着一道神光，他眼睛微微一眯，吟诵得更加抑扬顿挫，小道士齐声迎合，只听一棒锣鸣，诸乐齐奏，煞是壮观。

桂月的性情，在这场打蘸中无端地变了。她思索着这事儿断然会给自己平时的矜持做一次反抗，她需要一种力量，一种最强大的力量，来做一种撒野的行为，来抗击命运。锣鸣响得震耳，她还听得见巷子口的狗叫声，公狗的叫声粗野、嘶哑——她伸出胳膊，蹭到汪道士的胸膛，稳稳扎扎的肌肉，她用力拱了下，他仿佛有所会心了，嘴角牵出一丝笑容。趁人不注意时，他摸了一下桂月的腰。桂月不做声，磕头时奶子摇晃得更厉害了。

这是个春天的季节，迎春花东一挂西一挂开得十分招摇。天空淡蓝淡蓝的，淡得像水。更有两只鹤腾云驾雾，飞到三茅峰上，一边飞一边互相戏弄。一雌一雄，极享天上人间的乐趣。

汪道士和桂月有一搭没一搭在三茅峰上调情。汪道士一点也不像道士了，他眼睛里含着对女子怜爱的挑剔，脸上跳着云彩，喷出来的气也是热烘烘的，满含情欲。他喝了半斤白酒，这对他来说，半斤白酒根本算不了什么。他坐在桂月身边，手搁在藤圈椅上。两人并排坐，原本在听《杜十娘怒沉百宝箱》，刚唱到第一句“窈窕风流

杜十娘”时，汪道士的手冷不丁伸过去，在桂月大腿上捏了一把。桂月暗含着笑，抖动了腰，接着又抖动了腿，抖动了奶子。

小道士在旁边沏茶，回转身来，发现曲未终，听评弹的两位像湖边的野鸭急急惶惶离了场，再看不见野鸭的头，只剩一圈圈涟漪向外四散。

第二天一早，汪道士神清气爽来见司文育，大跨步，粗嗓门，脸面修得洁净发亮。敦实的身體往司文育面前一站，倒把司文育愣得摊开了手。

“咳——咳，”他有些羞涩，期期艾艾，先咳嗽两声来打圆场，很快，他说：

“早！”

“早！”

“吃过了？”

“吃过了！”

“我——我要结婚了——”他鼓足劲说出来，带着不相称的青涩少年状。

“和谁呢？”

“桂月，我想请你当我们的证婚人。”

还证婚人呢？——要那么有模有样——省了这点心吧——司文育忽然击了一下双掌，气沉丹田，从喉咙口发出一个“好——”字，喊得极为刚健漂亮。

司文育似笑非笑，迎春花狐媚地从窗格子外钻进来，几条落在他茶几上，它伏着背，却是十足想要卖弄风情。他揶揄着，吐字很轻“你就不怕她有克夫相？”

汪道士笑得几乎将三间屋都要抖塌下来：“我是谁？怕她克夫相？我自有五雷正法，雷霆行天地之中，还怕降不了她？”

司文育猛拍二狗的肩膀，兄弟成家总是开心的事——他不就是个道士而已嘛！道士又怎么啦！照样喝酒吃肉，只要不吃青牛肉，据说老子出函谷关时候骑的是青牛。照样狎妓访仙，道士能嫖女人啊，娶妻生子也是很正常的事，他们属于正一教，几乎没有什么清规戒律，进得去出得来，这才是最高境界啊。况且，最关键的——他是在恋爱，你看他样子，诚惶诚恐，又侠气冲天，

一会儿扭捏，一会儿嚣张，他被桂月这女人降得服服帖帖，一头栽进去了……

春天真是来到了，春深似海。暖风。春水。酣梦。还有一蓬又一蓬的绿，摇摇曳曳的，迷了人的眼。司文育手脚也有些慵懒，午梦扶头，睡了一觉，才算找回一点筋骨。小隐说，六七月份她要去上海，去了也许一时半会儿不会回来。明确一点讲，她是去上海发展，大城市，新旧元素都很吃香。小隐人虽小能量却很大，不是同玄镇能留得住的。

这桂月和小隐，唱腔各有特色，一个似月，一个像雪。捧一堆来，风清，月白。如今，司文育心里却偏着小隐，怕她一去，生意反不及原来的好，因此颇为踌躇。

今儿是农历四月十四日，同玄镇上最热闹的节日——“轧神仙”。大清早，街面上就挤得水泄不通。卖衣服的、卖鞋子的、卖五颜六色风车的、卖剪纸的、卖瓷器的、卖字画的、卖绣品的、卖微雕的、卖玉器的、卖酥糖的、卖青团子的、卖枣泥饼的……日常用品、花鸟虫鱼、风味小吃等等一样也少不了。小孩子扭得像牛皮糖早缠着大人一路逛去了，买这买那，小肚皮吃得肚脐眼都翻出来朝了天。

司文育拐到西南角的酱肉店，称三斤酱肉回去，司斌特别爱吃。这家的酱汁肉味道相当别致，皮糯肉烂，肥而不腻，后味绵长。哪料到司斌一看见酱肉，吵嚷着要叫小隐来同吃。他说话像香樟树上的喜鹊，流露出殷切之感，小伙子眉毛黑黑的，司文育看出了他几分少年的英武神气，心里比前段日子舒坦了些。

“好——”他手机拨通了小隐，姑娘独自在三茅峰转悠，真是身心健康的姑娘，自由、无拘无束。

中午吃完酱肉，叫来陈家洛，下了几局围棋，小隐弹琴。书院气场清雅，和屋外的喧闹成

了剧烈的反差。只听司斌低低地问一两声，问小隐喜欢哪种帖，喜欢不喜欢田黄鸡血图章？这小子看来是暗下了一些功夫，补些必要的功课好跟小隐扯上话。

小隐抿嘴一笑，说“我喜欢怀素的《自叙帖》，这帖笔笔中锋，如锥划沙盘，纵横斜直无往不收，真正是好。尤其是‘狂来轻世界，醉里得真如’，这两句把怀素的逍遥物外之情表露无遗。”

司文育的棋子举到半空，却不晓得落到何处——只听他那傻小子只唯唯诺诺应声道“是，是——”是什么呀？再读四五年书，他也未必能领悟小隐的机锋。

汪道士差人来请一屋子的人到他家吃晚饭。私宴。交情深的，方可赴宴。司文育留了司斌看守书院，小子很不情愿，但也拗不过父亲，撅着嘴眼巴巴看着小隐和陈家洛随父亲同去。一路上，大家新奇得很，汪道士新婚头一次宴请，不知道以怎样的方式出场？

结果，还是在饭店里吃。桂月打扮得妖娆风情。最为戏剧色彩的是汪道士带了几大本婚纱相簿给众人看。相片上的他穿着白色中式唐装，手拿折扇，一副风流倜傥潇洒的模样，可惜牙齿太黄，图片制作后期处理没注意到这点，显得美中不足。桂月袅娜，头颈伸得如鹭鹭，她的脸蛋贴在汪道士面颊上，犹如鸽蛋落在蒲草团中。

“相当恩爱——”有人拖长声调喊，众座嬉笑。

桂月的酒风之好是出自司文育意料之外，她敬别人，必是满满一杯，人家还敬，她也绝不含糊，自个儿再斟上满满一杯，细巧的脖子微微往后，“咕噜”全部入肚。众人击节赞赏。汪道士眉宇间肉瘤突突跳几下，立起身，展开排山倒海之势，和众人喝了个人仰马翻。

司文育竟也喝醉了，回书院的时候，只觉满街巷的生意摊子长了脚一样在呼呼向后跑。他尿憋，上茅房，却愣乎乎跑到了女厕所，看门的人将他一把耳朵拎出来。

司斌在书院擦桌抹凳，眼巴巴等着父亲回来。

他像改了个脾性，零碎生活全抢过来。空闲下来，还抓本书，《老子》《随园诗话》，懵懵懂懂地读。只要小隐口上念叨着哪本书，他就会挖空心思找来一读。

他问父亲 “小隐今儿来唱吗？要不——”他涎着脸，说 “让她早点来，好吹吹牛。”

司斌嘴里像塞了颗话梅，说话含混不清。

司斌捧着水壶给君子兰浇水，嘴上仍重复着刚才的话语。这盆君子兰花色橙红，形似火炬，小隐来了以后总喜欢站在旁边使劲地嗅几下。

司文育转过身，抹了抹脸，想了想，仍没有把小隐要到上海发展的实情告诉司斌，想找个合适的时机跟儿子推心置腹谈一下，也不算晚。他手机拨通小隐，小隐脆生生地应了，说 “好呀！我和陈先生恰巧在水月庵，过一小时就到。”

水月庵在三茅峰西北麓，平时少有人去。景致却是好得很，有一次司文育在峰顶向下望庵，云雾相绕，整个庵堂如镜中花、水中月，时隐时现。小隐喜欢访仙求道，尤其喜欢结之为圣、散之成仙的气韵，这种脾性烂漫、天真，又不染尘埃宿气，司文育忍不住从心底赞几声好字。只是和陈家洛身形不离，司文育不免开始嘀咕了。

同房不同床？——他们有两次单独留宿在外，也是这种状况？

司文育暗自狐疑起来——吃不准。桂月暂且不提，极有可能主动勾引撩拨他人。但小隐是朵将开未开的花，散着清香，溢着花蜜。陈家洛再怎么书蠹头，对女人还是敏感的。中年意气，对上少女情怀，岂还了得？况且两人至今热络着，并不见什么揶揄鄙薄之处，那是真正情深意浓、水乳交融。

正胡思乱想着，小隐和陈家洛踏过书院门槛。司文育赶紧将目光移到窗外，只见远处的三

茅峰疏林如画，树头绿叶翩翩，似有莺啼，又似有蛩语。

只司斌利落，应声而出，泡茶倒水，好不欢喜。

小隐今儿唱最后一晚，过两天就要收拾行囊去上海了。桂月中午时分也到了书院，她穿件鹅黄旗袍，小腹处略微有些虚胖，站着看不出，坐上来就有点褶子叠在一处。小隐叫她姐姐，亲亲热热，不见一点生分之意。她也仔仔细细看小隐，如皎月、如白露、如幽兰、如青玉。她早耳闻小隐虽年轻，却是风流潇洒、天真烂漫的真性情，不免赞叹有加。两人喝茶，桂月的白瓷茶杯再度派上用场，她手执茶杯，慢慢用盖拨开漂浮在水面的茶叶。

桂月问 “小隐姑娘去上海，可有人举荐？否则一人在大城市漂泊，难免会心累。”

小隐有酒窝，此刻她好像穿着月光织成的衣裳，涂着朝霞做的胭脂，她羞涩一笑，说：“有的。”

“妹妹，如果不介意的话，能否告诉我，我也能为你作个判断。”

小隐迟疑片刻，脸上的酒窝仍在荡漾着花香和酒意。忽然，头一昂，吐了几个字 “是马市长介绍的。”

“哐啷”白瓷茶杯盖击地，发出清脆响声。

桂月双肩轻微抖了下，又急忙设法掩饰，恰巧司斌进屋，缠着小隐到另一房间去，才免了这尴尬场面。

另一房间。司斌请小隐稳坐圆凳，自个儿却羞羞答答，欲言又止，眼神儿不停觑着小隐。小隐反笑他神神叨叨，有点娘们儿。

他急了，一把抓住小隐的手，说 “小隐，别去上海——我喜欢你，喜欢得要死——”他几乎把心抠出来，脸涨得如一个从田地里刚拔出的红萝卜。

小隐稳稳将手抽出，她捋他眼前的头发，“扑哧”妍笑，说 “司斌呀，我把你当弟弟，晓得么？这种感情也十分美好。”

“我不!”他撇嘴,呼吸加粗,“我俩在一起才相配!我受不了——你总是和那个四十多岁的半老头子在一起,他有什么好?老鸡童子!”

说着,他去捧小隐的脸,嘴凑上想亲。小隐躲闪开。两人的身体扭扭推搡着,不慎碰到了茶几上盛开着的君子兰,只听“哐啷”一声,青白瓷片和着泥土,以及君子兰橙红大花全都散落在地。司文育循声赶出,看两人的身形,明白了六七分。

司斌隐藏了大半年的小流氓习气终于像鸦片瘾发出来了,他拧着响指,直戳小隐胸口,说:“装什么装,和老鸡童子外出,一个房间,做什么鸟事?!”

司文育一脚踏前囚住这小畜生,生怕他还有什么过激言行,一边还得小心地向小隐赔不是,但见小隐褪去了先前的窘相,依然眉清目秀地吐字,她说“司斌弟弟,你确实要多读点书,方可修身养性,平了那污浊气。”

司文育唬着脸,好不容易将司斌吓退,和小隐结了工钱,一下子空空落落,竟不知道说什么好。想让桂月来调和着说两句,却发现她在另外一间屋怔怔发呆,两颊泛着一团青光。

## 14

月亮发出一丝朦朦的白,光芒微弱,似乎染了风寒,打不起精神。

夜色里的花呀、树枝呀却一朵朵、一条条伸长了脖子,耳朵咬着耳朵,挤眉弄眼,说着什么悄悄话。桂月在床上,像是生了气,也不理汪道士。汪道士将脸抹得像朵花一样凑上去打趣,桂月照旧不理。

“大约是天气作的怪!”汪道士自言自语。

桂月却将头发散披得满脸,头埋在被窝里哭得抽抽噎噎。汪道士慌了手脚,心肝宝贝一连串地喊,边喊边揉。桂月只凄然里露出一条胳膊,雪白膀子上留下三道血痕,细一看,是猫爪的痕迹。

“哪只畜生?我亲手宰了它,竟敢动到我的女人!”汪道士粗声嚷叫,将道士服甩到床底,捋起袖子细细查看。哎哟!有一道爪痕确实深,伤口处鲜血仍不断涌出,他手忙脚乱取了酒精药棉消毒,一面咬牙切齿要问清是谁家的畜生。

“——马老太太的猫。你拿它又怎样呢?”桂月恢复了常态,“我好端端地在巷子里走,它平白无故蹿上来,滑稽得要命,肯定是发情时被公猫甩了,才急着要发泄。”

汪道士被桂月的话逗笑了。可是,桂月不笑,十分严肃地盯着他“你会拿这只猫怎么办?”

“一只猫吗,畜生而已,你当真要怎样?”汪道士讪讪地,垂下了眼皮。

桂月悲情地嚎哭起来,唬了汪道士一大跳:“你这胆小鬼,你一听是马家的畜生就蔫掉了,换了是他家的人欺负我,你更不敢放半个屁了!你不是本事大得无人能及?怎么连这点小事都不能解决——呸!我算是瞎了眼看错了人!”

汪道士脑门上的一根青筋噗噗直跳,他没料到桂月的反应会如此之大。别家的猫怎么都说好,偏生是马市长家的。这个夜晚——他就觉得有点不对劲,从九仙观出来,牙齿缝里就吸进一股冷气,头皮也一阵阵发麻。他惶惶忽忽向外奔去,只看见月亮浑身像长了毛一般显得邈邈。有一个瞎子,撑着竹竿,笃笃笃走得倒是伶俐。汪道士不及他,一个趔趄,差点摔倒在青石台阶上。风并不在刮,可是空气在流动,推涌着各种花的娇媚。汪道士有鼻炎,经不起这五色杂陈的气味引逗,“阿嚏阿嚏”一路打了个没完。

桂月什么地方都不让汪道士碰,她起伏着身体,脸朝里,一言不发。月亮在窗户口左右徘徊,让汪道士好生难受。汪道士整个一夜天,睡得迷迷糊糊,做了一场又一场纷繁复杂的梦,梦中全是怎样虐猫的场景:把猫的胡子剪了,让它打喷嚏;在它尾巴上拴一挂鞭炮,点着,吓得它没命地奔跑。或者干脆把猫从五六层高的阳台上扔下来,让它惨叫、摔死。这些手段其实都是他小时



候顽劣时干过的，如今真要再次实施，他觉得于心不忍。

早上睁开眼，汪道士发现桂月手臂上的爪痕处轻则成淤青状，重的地方开始发炎，吓得冒了一身冷汗，急忙带她去打了疫苗。他一人在候诊室大厅寻思了半天，闻到苏打水的气味和生老病死不祥的气息。

同玄镇连续半个月没下雨了。汪道士信老黄历上一句话：龙多不下雨。

一年前，他收藏了一枚稀世印章，那是当年蒋介石逃亡台湾前在同玄镇避难时不慎遗落的。田黄石、朱白文印，钮饰精雕奇巧。他如获至宝将印章包在绸布里，知道自己得了真正的好东西。只怪有一次酒喝多了，拿出来献宝，还在白纸上盖章，送给在座的每一个人，说是揣着这张纸在身边就能辟邪了。

结果消息传出来，被马市长听见了，先说要看，然后要取。汪道士只能打落了牙齿往肚子里咽。

马市长莫非也想做龙？他妈的——小时候拖着鼻涕跟他二狗后面稀里哗啦地哭，一点也没有男人气！还有，读书时对女同学损阴招却老要他二狗扛着，他就不是仗着父亲是乡长就颐指气使了？如今倒好，当官摸出门道尝出滋味，就以为自己越加法力通天了！

哼！汪道士扭过头，对着外面树上聒噪的麻雀跳脚大骂：

“叫，有什么好叫？再叫！小心我打折你的腿！”

## 15

星星在那天上。水草气很浓郁，一阵一阵，扑面而来。

水流得很静，声寂寂。小隐穿着薄器器一件春衫和司文育道别。七点钟的火车，“唔”的一声长鸣就会把人带走。陈家洛也在，他敛手垂袖而立，温文恭俭。司斌躲在门板后，从缝隙里窥

看——小隐仍是大方窈窕的，稍稍前倾，看见他卑微浅薄的脸颊，只微微冲他一笑。

一路上，司斌仍是一副失魂落魄失恋后的模样，他问桂月：

“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同处一室，会做些什么事？”

桂月拍他的脸 “傻小子，你说会做什么事？”

“你相信——同房不同床吗？天下还有比我还傻的傻子哦！”司斌叹气，突然一屁股坐在地上，大哭起来，“他肯定要了她——他们都在装腔作势骗人——骗人！”

“小隐和我在一起才相配！”司斌哭得很伤心，很悲痛。

桂月脸上没有完全失色，默默然，在肚里转了好几个弯，司斌口中提到的傻子她一下子猜到是谁，没想到他竟得了开化——她心里渐渐高兴起来，叶落花开，水流云驻，自在的画境才得怡然之乐。她轻轻拍打司斌的肩，他还在哭。

将司斌送回书院，桂月就气喘吁吁一路往陈家洛的云川书店赶。抬眼看到书店闪着微光，如皑皑白雪天瞧见火炉一般，桂月心儿荡荡，有种百感交集的情绪。门空关着，人并不在，或许还没回来。空洞的幽兰色天上，高悬着大半个白月亮，它仍有些生病的迹象，散出的清光也是一点温度也没有。

桂月的颈脖昨夜梦中落枕，至今仍有硬生生的撕扯之痛。

回屋，拿起琵琶，清亮亮的声音穿云裂石一般响起，又呜呜咽咽如飞鸟盘旋江面，铮铮淙淙，一会儿又转到评弹《宝玉夜探》。

桂月一个人，一盏灯，对空落落大厅，放声吟唱：

“隆冬，  
寒露结成冰，月色迷蒙欲断魂。  
一阵阵朔风透入骨，  
乌洞洞的大观园里冷清清。

贾宝玉，一路花间步，脚步轻移缓缓行。

他是一盏灯、一个人，黑影憧憧更愁闷。

孤单单，独自到潇湘馆！”

桂月唱倦了，也唱累了。伏在桌上打盹，恍惚做起梦来，她抓住陈家洛的手，那手，干净、白皙，指甲修得干干净净——干净得不近人情。相形之下，她的手却是充满污浊气——她涂肥皂，用力冲，使劲洗，也没用，总有异味，是那个恶心粗鄙的人留下的，他用手掌按住她的手，然后在黑洞里混搅，她哭哭笑笑，花影日影洒了一地。

如果有可能，她想给自己刨一个坟，埋进去算了。然后重新来世，像小隐一样，干净、性情地与陈家洛一起看看星，看看水，听听鸟叫，然后七搭八搭闲聊天。

## 16

同玄镇昨夜西南角火光冲天，火势噼噼啪啪，一路蔓延，差点把马市长的府邸烧掉。靠东的一面墙已熏得乌黑，前院的花坛也已坍塌，急得马老太太直翻白眼，幸亏抢救及时，人和物皆无大伤。一时间，百姓议论纷纷，有人说是一顽童因贪玩划炮，在砂纸上划燃后一丢，不小心扔在了柴垛上，才引起了这场火灾。也有人说土地公公生气了，原本在运河边上的古戏台怎么能随便挪动？是老天爷要给挪动的人提个醒吃吃苦头了，以后遇事可千万别鲁莽。也有人建议，如此关系民生大计的事，一定要做个道场，请玉皇大帝显显灵，保佑全镇老百姓风调雨顺、趋吉避凶，太太平平继续享有小康生活。

钱是民间商会出的，大家凑份子，一定要汪道士出场，做一场大型水陆道场。

鼓、边鼓、牙子、锣、铙、钹、二五子、大碗、二叶子、勾锣、铃，一应俱全。还需要有牲

畜为祭品：全猪、全羊、全鸡、全鸭。汪道士另外还在纸上添了一样东西：全猫。而且要马老太太的猫，那只猫眼稍稍吊面露凶光，留着恐有不祥之兆，只有让它到了玉皇大帝身边才会化恶为善。派去取猫的人还有些疑虑，谁料老太太受了惊吓以后，一口答应。

汪道士又穿起那红绿相配绣有瑞兽纹的天师大袍，一步三摇，手执铜铃威风凛凛一路作响。一时间，几百双眼睛齐刷刷盯着他，又有数十个商会代表跟着他磕头作揖，心中好不得意。整个九仙观鸣钟击磬，香火缭绕，仿佛所有人都在恍惚惚中腾云驾雾到了玉清宫。

水陆道场完成得相当出色，傍晚时分，同玄镇百姓抬眼望天，不约而同发现了一大片七彩云，炫美似彩虹，又似丝质纱巾，影幻迷离。桂月那时正在芭蕉树下剥蚕豆，一眼瞥见七彩云，惊奇张大了嘴巴，连蚕豆洒了一地也不知道。

好兆头。当然是好兆头。

这好兆头足足维持了一个小时，全镇百姓无不欣喜。

当晚，民间商会的人大摆筵席。镇上的领导、老板全都来了。汪道士仍是主角，他的酒量真是与海同宽，浩浩荡荡，横无际涯。他还伸出手指，作马步状，气沉丹田，果真逼出了几分酒气。云烟袅袅，许多人都被他喝趴下了。

最后，汪道士被饭店的几个服务生强架回家。桂月的脸拉得有点长。她看他衣襟上污渍渍一片呕吐物就郁闷了。费了好大的劲儿才将他外衣剥下，死沉沉的身体，那搬得动？随他呼噜……

桂月将房间的门上锁，怕他再起身胡闹。自个儿却出了街，往云川书店的方向走去。

那汪道士半小时后醒来，口干舌燥，扯直了嗓子喊桂月要喝水，却没人应。拉门，门上了锁。只有一扇窗户明明亮亮在月光下召唤着他。汪道士探出头，想看看桂月是否在回家的路上。

探头，探身。越倾越出，没有了感觉。人像一片叶子飞散了出去，飘飘荡荡。

汪道士头着地的一刹，意识还是清醒的，他居然还能掏出手机，打电话给桂月。他的声音在细碎的月光下显得极不真实，他说“我——我不行了——我从自家的窗户口——像块抹布一样飞了出来。”他把自己比作是一块抹布，究竟有什么机锋？一般人是猜测不出的。说完，他的脖子往左一歪，死了。

据说，汪道士的死相很惨，他从十米高的窗户口坠下，震得自己颗颗牙齿飞落，五脏六腑俱裂。

## 17

桂月绕绿堤，穿花径。

整个同玄镇在一场水陆道场后变得诗情画意起来——柳丝拂面，芍药吹气。桂月觉恍兮惚兮，迷了心智，也分辨不清到了哪里。放眼只是云烟烟、阴漫漫一团，如同到了蓬莱方丈，心中也有了不落尘埃的逍遥空幻之感。

她又好似坐在一艘画舫中，悠悠荡荡浮动。

对岸的陈家洛在饮酒，小隐在抚琴。独剩司斌小子仍在哀哀低哭。

回头只见师傅司文育成了独角戏，弦子弹拨起来，因喝了一斤花雕，酒意涌上来，于是沙糠喉咙一下子变得刚健“——大雪纷飞满山峰，冲风踏雪一英雄。”

“好！”众人喝彩。

桂月也鼓掌，姜当然还是老的辣，回想自己做学徒时怯生生的模样，真是羞于提起。幸亏师傅人好，不厌其烦教。就一句“山盟虽在，锦书难托。莫！莫！莫！”的合唱不知练了多少回。

她记得师傅说“要舒一舒胸，叹一口长气，这韵味儿就成了。”

2011年1月27日初稿

2011年4月19日二稿

苏州嘉宝花园

责任编辑 李倩倩